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尹瑤仙

尹璧，字瑤仙，小字紅玉，順德小家女也。父為縣中胥吏，早沒，女從母依於舅氏。舅業縫工，出入豪富家邑。有張姓者，擁資鉅萬。生一女，字滿珠。秉姿美麗，情性聰明，年□一二，即已讀書識字，背誦唐詩，瑯瑯上口。父母奇愛之。女母常往來其家，見女嘖嘖譽其豔，且曰：「態度娉婷，何酷似吾家紅玉也。」其家弗信，輒笑曰：「老蚌竟能生明珠耶？盍攜若女來，俾伴吾家阿姑，學書刺繡，不強如在家閒坐耶？」女母曰：「烏鴉安能趕入鳳皇群裡？小兒女生性倔強，恐不能善事阿姑也。」其家曰：「無妨。當以閨中女伴觀，不作婢子相待也。」女母從之，飾女偕往。雖裙布釵荆，而自然娟楚有致，貌與張女竟在嬋且尹邢間，惟紅玉秀削而滿珠豐腴，稍有不同耳。紅玉略識「之」「無」，至此與張女共讀，慧亦相匹，兩女相愛，形影弗離，衣則互更，鞋則換著。久之，從事詩詞，漸涉吟詠，每值花晨月夕，往往觸景尋思，拈題覓句，彼唱此賡，頗饒雅趣。紅玉喜讀相人書，每攬鏡自照，便淒然不樂。張女固問之，則曰：「自憐薄命人不得永侍繡幃耳。」張女曰：「其謂他日勞燕分飛，各自東西，在天之涯地之角耶？不如爾我私自設誓，共歸一人，何愁適異地歎遠離哉？」紅玉曰：「妹意非謂此也。承姊雅愛，感切銘肌，當有以報阿姊。」

鄰有雒生者，字翔伯，郡中高材生也。特家甚貧，年將冠，猶未締姻。一日，張母五秩筵開，生登堂祝嘏。紅玉偶於門屏間窺見之，竊告女曰：「此生三□歲後，安排狀元宰相，貴不可言也。擇婿得此，於願已足。姊勿輕自錯過。」女聞言，紅潮暈頰。笑曰：「真癡娃哉！婚姻之事，自主父母，豈深閨兒女子所能啟齒？妹休矣！屬垣有耳，勿貽笑於人。」紅玉乃不言。

然自此朝夕若有所營，早起夜眠，獨處一室中，專事針黹，雖女弗令見也。女詢所制，則曰：「繡一佛佈施蕭寺耳。」實則紅玉將女平日詩詞，繡成書卷，隱托母遍售之鄰右，故昂其價。適為雒生所見，愛之，把玩不忍釋手。瞥睹女名，驚問曰：「此非東鄰張氏女乎？」母曰：「然。」生曰：「詩句清新秀逸，此女謫仙也。得婦如此，何憾！」因詢價值。母曰：「郎君誠見愛，即以持贈；若他人，雖□萬貫不易也。」

生再拜而受，寶之如拱璧，秘諸篋笥，弗出示人。紅玉知生心已動，又使母往詣生，謂之曰：「郎君誠愛張女才，何不逕遣冰人求之？」生以貧富懸殊為慮。母銳身自任，曰：「但使媒妁來，當從中為撮合山。」

執柯者往，女父母果嫌生貧，拒焉。偶話之於女母前，且笑曰：「人若不自量，我女果歸渠家，從何處覓吃著？」女母曰：「聞之術士，雒生不出□年，當大貴。」女亦從旁贊之曰：「曾於拜壽日見來，此生骨相非凡，玉堂黃閣中人物也。」張母笑曰：「女柳莊果神其術，能自驗所言耶？」女因遍舉張氏戚串某當折閱，某當得財，某當病，某當死，某當獲意外喜，謂此皆近事可征，一歲中定見端倪。旋皆應女言，歷歷不爽。張母以此奇之。因托賞菊，令張老折簡招友宴集，雒亦與焉。張母從屏隙觀之，亦為心折。婚儀遂定。逾年，生秋闈發解，求婚者接踵，而不知生已早訂姻盟也。南宮報罷，北旋歸娶，伉儷相得，歡逾魚水。

一夕，宵闌月上，生出一卷以授女曰：「此卿手制耶？非此詩媒，聊何由歸我。」女展閱之，知紅玉所為，始悟前後姻事，皆紅玉宛轉力成之，因為生備述顛末。生歎紅玉為非常人，遂遍訪同年中未婚者，使娶紅玉，然低昂卒不能就。生有中表戚瞿生，豪於資而艱於嗣，思納小星，然必美而才者方中選，千金之聘，所不吝也，托生為之物色。

生偶言之於女，適紅玉在女家約同往觀西墅芙蓉，聞言，泫然出涕，謂女曰：「短緣適合，薄福人可以當之否？母貧且老，久依舅氏，非計也。不知得此以養母終身，吾事亦畢矣！」女執不可，生亦弗從。紅玉為再三解諭，曰：「此中隱憾，他日自知。」生乃生瞿生言之。既睹女容，神志喪失，千金之外，更以重幣。既嫁，寵愛逾恒，八載無間。

一日晨起，聞屋角鴉鳴，悄焉以悲曰：「此非災方所宜有也，咎徵不遠矣。」屏人入閨沐浴，易衣端坐而逝。雒生為作哀辭，傳誦一時。其辭云：

歲在重光，門維建酉，瞿司馬■室尹姬以疾殞，瓊苑收華，瑤光掩彩，辟之慕，感均古今。嗚呼！春花謝豔，嬌質易凋；秋林隕風，嘉實首墮。吁！可悲已！姬前身娥月，夙世璣星，玉映閨中，珠擎掌上。□三織素，二七裁衣，漱潤藝於瓜年，剡芳名於茗玉。圓姿霞煥，秀貌花妍。其鬢澤，耀金翠而弗勝；瞻厥容華，謝珩璜而彌令。甘作鴛鴦，未妨待闕；願為鸚鵡，有俟脫籠。年□七歸於瞿君，小星一點，獲近郎官；片石三生，長依閨闈。弗稱石氏綠珠，量珠待聘；有羨喬家碧玉，種玉成行。金二等，倩影呈妍；寶鏡一台，媚波注笑。娉似愛其敏慧，婢媼服其令嫻。香囊叩叩，是繁掾之定情；雜佩珊珊，效鄭姬之警夜。於是惠風盈於姻黨，瑤象照乎幃門。瞿君之愛，亦與日俱深矣。至其言德堪誇，工容並擅，可略詳焉。惟姬慧性瑜溫，柔情絲警，心同蓮葉，不踐陳泥。頌學椒花，宜多新制。奉大婦之高堂，調弦錦瑟；識上頭之夫婿，絡轡青絲。是以依雲倚玉，隨侍席者八年，駢穗同心，寵專房者如一日。若夫紅羅帳，朱鳥窗開，初成墮馬之妝，自服游龍之彩。繡余函首，倦即停針；制就茱萸，織常當戶。以至聞蟲弄機，鬥華學錦，婦人能事，咸臻厥妙。方其牽絲鵲夕，侍櫛雞晨，洗手調湯，然脂伴讀。限室而影無逾闕，連牆而語不聞聲。至於聯裾爭華，簪首耀玉，壹不以屑意焉。然而姬秉體素弱，任事彌勞。晨霧侵肌，涼吹，遂乃龍飛藥店，鸞宿女牀，肺病辭香，眉愁卻黛；桃當風而骨瘦，桂入火而心空，姬之病成於此矣。命短連絲，愁長竟斃，靈蘭無術，焚蕙何心。蘿方附柏，中道而凋；月為沈華，下弦遽隕，八月二□日卒於內寢，芳齡二□有五。彩雲委地，紫玉成煙，豈不哀哉！瞿君感逝既殷，傷心屢賦。□二時之內，欲廢黃昏；三百篇之中，竟刪參昴。嗚呼！華如桃李，質脆琉璃，華■天上，絮語誰通？耨達池頭，蘭因空證。簾前擁髻，再無通德之談深；海畔隨車，孰為朝雲之情摯！從此夢斷閒門，永閉梨花之雨；神傷客座，休迎桃葉之舟。某與瞿君托居戚誼，宜慰哀思，授我金荃，徵之彤管。自昔太原博士制西子之輓歌，同州使君補清娛之墓志；如姬之淑質慧心，甯復多讓？月苦玫瑰，喉遙天之孤影；淚和丸墨，寫刻骨之哀辭！